

是你，给我 一半的爱情

世界那么大，我兜兜转转的找不到第二个你

世界又那么小，我兜兜转转的还是遇到了你

笙离
/ 著

SHENGLI WORKS



晋江文字精灵 笙离 蛰伏三年
潜心萃取青春末梢的双城之恋

浓情升华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暖伤箴言：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

他离开的背影，是她心上的山水，湮没于逾期的等候里
在他之后，再无爱情，即使她走遍千里人潮，一寸时光

Half
of the
love

我放开你，是要给你这个世界的精彩，
你放开我，是要给我另一个希望。——施沈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是你，给我 一半的爱情

笙离
/ 著

SHENG LI WORKS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是你, 给我一半的爱情 / 笙离著. -- 北京: 光明
日报出版社, 2013. 11
ISBN 978-7-5112-5394-1

I. ①是… II. ①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4889号

是你, 给我一半的爱情

著 者: 笙 离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22197(咨询), 67078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mm 1/32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3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5394-1

定 价: 2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是你，给我
一半的爱情
目录

- 001 楔子 ▶ 机场是个老地方
- 005 第一章 ▶ 我可能不会爱你
- 021 第二章 ▶ 最熟悉的陌生人
- 032 第三章 ▶ 不敢言说的挂念
- 045 第四章 ▶ 心动和往事翻腾
- 058 第五章 ▶ 还好有你陪着我
- 077 第六章 ▶ 当好朋友的快乐
- 091 第七章 ▶ 这若有似无的暖
- 104 第八章 ▶ 一直在等一个人



是你，给我
一半的爱情

目录

- 117 第九章 ▶ 拥抱亦难换拥有
- 131 第十章 ▶ 爱是件平凡小事
- 146 第十一章 ▶ 青春时光已打烊
- 164 第十二章 ▶ 谁会是谁的旅途
- 186 第十三章 ▶ 给了你一双翅膀
- 207 第十四章 ▶ 我们终究要别离
- 224 第十五章 ▶ 当你不在我身边
- 246 第十六章 ▶ 许我明媚的未来
- 270 番外 ▶ 睡在眼里的沙漠

▶ 楔 子 ◀

机场是个老地方





仍静候着你说我别错用神

什么我都有预感

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

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

——《暗涌》

脚下是毫无着陆感的虚无，身体悬在高空的感觉一直让我感到畏惧，即便是坐了很多次飞机，那种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缥缈感总是紧紧地控制着我，那种感觉好像下一秒就会坠入无尽的深渊。

打开遮阳板，从小窗户看过去，脚下的云层厚厚的，阳光肆无忌惮地挤进狭小的空间，把机舱内填得满满的。而一个小时之前，深圳正下着倾盆大雨，那种气势几乎要把天水倾倒入尽。

而我就是因为昏暗的天气赖在床上不肯起来，好不容易爬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只好让出租车司机一路狂飙到机场。大清早又没吃饭，车辆颠簸，我跟踉跄跄一下车就扶着柱子在车来人往的车道上干呕了半天，然后一路狂奔进换登机牌处，却被彬彬有礼的小姐告知飞机已经起飞，无奈之下只能改签。

而现在，阳光从窗外倾泻下来，落在我的手边，暖暖的，甚至有些扎人。我恍然，原来已经是夏天了，还是灿烂炎热的夏季。

从严冬到盛夏，日子，不知不觉竟然过得这么快，我都不记得这是薛问枢走后的第几年。

可是越来越接近目的地的时候，阳光一点点地消失。我感受到飞机下沉的姿态，看到机翼在空中剧烈地颤动，机身甚至跌撞了几下，顿时就有旅客惊呼，猛然，身子被抬高，巨翼在暗沉的天空中逆转了方向。

广播里空姐公式化的声音传来：“各位旅客，因为目前南京地面有雷阵雨，本架飞机改飞上海浦东机场，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表示歉意。”

乘客全都发出一阵无可奈何的喟叹，我摇摇头，感叹夏天坐飞机来往两地那么多次，实属今天运气最差。

上海地面小雨，飞机平稳地着陆了。我从出口通道走出来的时候，目不转睛地

看着空旷的跑道，巨型的飞机，或是蓝色，或是红色、紫色，在有条不紊地滑向预定的跑道。而天边，一架 UA 标志的飞机缓缓地俯冲下来落在不远的跑道上，机尾上的一抹深蓝色划开暗沉的阴霾。我心下一动，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送薛问枢去机场，就是在浦东机场，两个人到龙阳路地铁站换乘磁悬浮，特地体会了一下所谓的极限速度。我坐在磁悬浮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，不住地惊叹：“好快啊，好快啊！”

眼前都是新奇，还有对未来的憧憬，那相隔十二个小时时差的异国离别仿佛根本不值得一提。

他坐在我旁边会意地笑起来，他笑的时候眼睛总是会飞起几道深纹，异常生动。我侧过脸去看他，依旧那么好看的侧脸，而我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不舍和留恋。我只是想让他飞，在属于他的天地里飞，飞得更高更远，那里有一片我未知并永远不可知的世界。我知道，那个天空，属于他，不属于我。

而我很久没有来过这里，即使选择，我也会选择另外一个机场，这里那么空旷。我没想到，那时候我的心，在离别之后的一天又一天，也会渐渐变得那么空旷。

我提着包，缓缓地走出通道，落地的蓝色玻璃，把这个空间包围起来，没有灿烂阳光的时候，仿佛深海一般。

因为雷阵雨的缘故晚点，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到，于是我掏出手机想告诉何彦非，刚开手机就发现铃声响个不停，打开一看都是信息。

有些是广告，有些是无关痛痒的问候信息，翻到最后，我的手忽然一抖，几乎抓不住手机。我感到脑子里忽然嗡的一声，当我看到那一行字。

“薛问枢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，你跟他还有联系吗？”

忽然，身后一阵巨响，好像要把天地都震碎一样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远处滚滚腾起的浓烟，漆黑的烟雾铺天盖地地涌来，把原本暗沉的天遮得严密厚实。

不知道谁大声喊了一句“是飞机失事”，场面轰的一下炸开来，所有人都站起来望向远处的地方，就听见武警消防的车鸣笛声音，嘶叫在雨地里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，场面近乎失控。我握着手机，感觉手心比金属的外壳还冷，却还不断地渗出汗。

是薛问枢，还是飞机失事？我在想什么，为什么我抖得那么厉害？

可是那些，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
我忽然很想哭，挤到嘴边却变成了勉强的笑容。

人流越来越骚动，情绪酿成了不安，那么多攒动慌张的脑袋在我眼前晃动，我只不停地后退。机场仿似玻璃罩的真空蓝中，我第一次那么惧怕，那些深蓝将我吞噬。

只是无意识地，我鬼使神差地往相隔不远的出入通道上看了一眼，那一眼就让我彻底呆住了——修长的身形，齐额的短发，微微扬起头走路的姿态，还有无意识地用手抓住头发缠绕着打卷的小动作，让我一时间无从反应。

那样的男人，我一眼就可以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他，即使拥堵犹如新年上海的人民广场，我也从未跟他在人海中走散。

薛问枢。

我怎么也迈不开一步，我曾经在脑子里设想过无数我们再次相见的画面，可是到了面前，我真的不知所措。

黑色的浓烟慢慢地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灰色烟雾的升腾。候机厅广播不停地播出让乘客少安毋躁的广播，而那个长长的通道，在一片灰黑的背景中，缓缓走来的是他。

我很想跑过去，哪怕只是喊他的名字就好，就在我挪动脚步的一刹那，我看到他边走边拿出手机贴在耳朵边，好像在等待别人的回应一样。

我的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手心里。这么长时间，已经这么长时间，他都把我遗忘。

我却忘记了，那年是我把他丢弃，让他如风筝一般陨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
我站住脚步，看他在我眼前慢慢地走远，消失在人流之中。我看着他，就像我曾经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进候机厅一样，冷静而决绝。

我的内心竟然一片平静到死绝的崩溃。

送他走的时候我没哭过，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我也没哭过，看人脸色被人讥讽的时候我也没哭过，只是我不小心丢失了他送我的耳钉时，抱着被子，久久哽咽。

而现在，我清楚地感到，眼泪在我眼睛里已经积蓄了太久，化成了痴缠的爱恨，一时间，无处可逃。

薛问枢。

直到现在我才承认，你在谁身边，都是我心底的缺。

是你，给我一半的爱情。

▶ 第一章 ◀

我可能不会爱你



每只蚂蚁和谁擦身而过

都那么整齐有何关系

每一个人碰见所爱的人

却心有余悸

——《开到荼蘼》

这个小城市的冬天，冷得放肆，小城市本来就是南北交界的区域，偏偏还没有暖气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巨大的寒气逼退那一零星的温暖，整个城市如坠冰窖。

而我们一群高中时候的腐败党凑在一起，聚在老北京火锅店吃火锅，小包间落地窗，热气蒸腾的水汽爬满了冰冷的玻璃，在等肥羊肉下锅翻腾的空隙，一群人望着窗外便开始抒发感慨：“在如此寒冷的天吃火锅真是无上的幸福啊！”

确实是幸福，红通通的辣椒油，吃得人大汗淋漓，通体舒畅。

吃到一半的时候，郑奕丢下杯子：“不喝了，我去厕所，都快漫出来了。”

老丁踹了他一脚：“瞧你那样，喝点小酒就这德行，去，快去排完了继续。”

等了半天郑奕都没回来，火锅里面的料都差不多被我们捞光了，大伙都差不多餍足了，有些老烟枪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抽烟。我被烟草的味熏得喘不过气来，抓了衣服起身道：“我去瞧瞧郑奕，没准喝多了摔哪里去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他们便调笑我：“要是郑奕跌厕所里，施蒗你是不是要闯进男厕所喊救命？”

我一本正经地对这群老流氓说：“错，肯定有男人喊，女流氓啊，救命啊！”

没心情跟他们继续开玩笑，我推门出去，大厅里浓重的烟酒味和火锅底料的辛辣味混着冷空气一下窜了过来。我刚酝酿了下想打一个喷嚏，就看见郑奕和一个男生倚在包间走廊的墙角说话，隔壁的小包间门打开，我探头一看乐了，嘿，原来是高中强化班的那群小混蛋。

强化班顾名思义，就是培训被强化学生的班级，此班的学生学习起来又变态又强悍，各个都是清华北大的料，对我们这种普通班的学生来说，就是神（经病）一样的存在。

让我高中乃至大学时代都恨之入骨的强化班的小混蛋们，正在很没品地喝酒抽烟吃火锅，那一张张曾经那么单纯白痴学术麻木的脸，也变得肉欲横流。

看来他们在大学进行的再改造教育很成功啊。

我带着叵测的笑容准备以打酱油的姿态走过去，结果郑奕看到我跟我打招呼：“喝多了？”

我笑道：“我可没喝，出来透透气，里面老丁他们抽烟，难闻。”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跟他说话的男生，给我介绍：“强化班的，我初中同学，薛问枢。”

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心里暗暗一惊，“薛问枢”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高三时候月考结束，我拖着虚脱的身体，怀着被物理折磨得濒死的玻璃般脆弱的心灵，从梯道上走下来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问道：“哎，薛问枢人呢，怎么考试时候没看到他？”

立刻有人接话：“他要考什么试啊，都保送了，这会肯定在楼上机房打‘传奇’呢。”

世风日下啊，可恶的保送生，全然不顾在高考生死线上垂死挣扎的群众同学。当我一路走着狠狠地诅咒那个叫薛问枢保送生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这个名字耳熟得紧，可是大概那时候脑子已经被可恶的物理题搅成了一团糨糊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到底什么时候听过这个名字。

于是，这段关于薛问枢的小插曲就这样被搁浅。

原来就是他。

我抬起眼睛，轻描淡写地看了他一眼，第一眼看上去薛问枢的个子不算很高，脸庞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棱角分明的轮廓，但也并非过目即忘的平淡。那双眼睛微微眯起来，昏暗处深邃的眼纹飞入鬓角，平心而论有当花样美男的资格，

但是衣着实在是不修边幅，甚至有点学术男的那种邋遢和随意，深色的格子围巾野蛮地缠绕在脖子上，有淡淡的不羁流露。他朝我淡淡地看了一眼，有些疏离地笑笑。我回应道：“施蒹。”然后我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，“我听过你名字，高中时候。”

顿时，他脸上的笑意浓了一些。这时候隔壁包间有人喊他的名字，他对郑奕笑笑：“先过去了，有时间网上联系。”

然后他朝我挥挥手，算是个不正式的道别。

他转身的时候，身姿的暗影印在一片模糊的白雾之上，身姿挺拔又匀称。真是个颇有姿色的男生，我微微挑了一下眉头，忽然他扭过头来，和我的目光猝不及防地对上。刹那间，好像一颗石子，激起了一池的涟漪。

吃完涮羊肉，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出来的时候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烟熏火燎的麻辣味、酒味和烟味。我只觉得闷得头疼，想从后门出去吹会冷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却看到霓虹闪耀的黑暗中，一个人的影子被玻璃扭曲到湮没，可是脸庞的轮廓依然清晰。

是薛问枢。

我没多想，推开门，陈旧的老木门嘎吱一声，暗哑的声音好像是寒鸦的啼叫，倒是我被吓了一跳。而站在冷风中的那个人冲着我笑笑，语调仿佛猜到是我那样自然，他问我：“你吃完了？”

我摇头，顺手捋了下刘海：“主菜吃完了，里面太闷了，出来透气。”

他有些傻气地问道：“什么是主菜？”

我疑惑地看着他：“当然是羊肉，小肥羊啦。”

他轻轻地笑了一声没再说话，我低下头看见他两指间夹了一根烟，那根烟细长又精致，一看就知道是外国烟，不过没点着。我心下一动：“要火？”

他有些惊诧地看着我，点点头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ZIPPO，打开盒盖擦下去，黑暗的夜里，手心中出现一个昏黄的光圈，蓝色的火光颤颤巍巍地在风中摇曳。他的脸凑了过来看，我笑道：“你不点烟了？还是想我把你头发烧了？”

薛问枢笑笑，把烟叼在嘴里，凑近我的手，烟头微红，他就着深吸了一口。我看到青烟袅袅地升腾起来，一丝一缕地飘散，然后融入无边无际的黑夜中。

然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盒子，递给我，我摇头：“我不抽烟的。”

火锅店橘色的灯光映亮了那根细长的烟，我认得是韩国的爱喜女烟，我看着有些出神，冷不防薛问枢问我：“你不抽烟怎么会随身带 ZIPPO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诚实地告诉他：“习惯，我前男友抽烟，他又丢三落四的，所以成习惯了。”

“给我看看。”

我依言递给他，他深吸一口烟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：“哦，四叶草，还挺新的。”然后他丢给我，“老烟枪都不用 ZIPPO 的，路边超市两块钱一个的最好。”

我挑挑眉，不置可否。他忽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手指上的爱喜闪着微微红光，他问我：“要看吐烟圈吗？”

我一下来了兴致：“看！”

他眯起眼睛，眼角的刻痕更深了，光影明暗之中，他的轮廓在肃杀的冬夜里不由得也冷峻了起来，动静之间，烟雾弥漫，俊逸生动。

“等一下，等风过去。”

一圈圈的烟，腾空而起，椭圆的，带着点风的捣乱，转瞬即逝，可是竟然这么有趣。我看着他仰头的时候，青亮的下巴有细小的胡楂，他的下巴有些圆润，不是削尖的锋利，反倒让他的脸看上去少了很多侵略性。

一根烟，很快就被耗尽，落在地上的微红的火星慢慢地燃尽。他看我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想去抽第二根，被我按住：“少抽点，小心肺癌。”

他依言，话题一转：“施蒗，你的名字怎么写？”

我用手比画起来：“施耐庵的施，草子头加一个沈从文的沈，跟沉重的沉一个音，念蒗。”

“好少见的字。”他说完后，忽然眉头紧紧地蹙起来。借着昏暗的灯光，我看到他的额头微微渗出汗。

“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”

他眉头皱得更深了：“忽然有些胃疼。”

我在口袋里摸摸，掏出一片达喜：“胃药，嚼了吧，不用水带的。”

他瞪大眼睛看着我，然后看着我裤子口袋打趣道：“你那是哆啦A梦的口袋吗？怎么什么东西都有？有没有竹蜻蜓，我就不用打车回家了。”

好冷的笑话，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吃火锅容易胃疼，尤其是吃辣的，我有点胃溃疡，所以吃火锅一定要带药。不吃拉倒。”

“哎，别啊，我吃。”

他剥了两片丢到嘴里，嚼了一会儿：“还蛮甜的，挺好吃的。”

我笑起来，找点话题跟他搭话：“脑筋急转弯，岁寒三友知道是什么？”

“梅竹兰？”

我摇头：“笨，火锅白菜热被窝！”

他恍然大悟，然后跟我解释：“别说火锅了，我不能吃火锅，一吃就胃疼，不过你这个药挺有用的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也有胃溃疡？”

薛问枢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大二时候吃巧克力吃多了，于是胃吃出毛病了，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”

“巧克力？你吃了多少巧克力？真是神一般的存在。”

冬夜的冷风中，两个百无聊赖的人倚在背风的墙壁上，扯东扯西，说话间呼吸出的水汽与冰冷的空气汇聚在一起。火锅店内热气腾腾，身后的玻璃白茫茫一片，只看见人影攒动，星星点点的光亮在眼前放大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感觉好像看着一个熟识很久的朋友。

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

他也看着我，忽然就不说话，一瞬间，我居然有种天开地远，时光静止的错觉。

还是我先打破了沉寂：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他说了一个很牛的研究所的名字，我啧啧嘴，他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保研没保上，准备找工作呗。”

“哦，准备在哪儿找工作？”

“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。”我看着他，无奈地笑笑，“唉，你们这些人……”

他打断我：“我们这些人怎么了？”

我抬起头看天，小城市冬季的夜空竟然还有亮闪闪的星星，天地相接的边缘，并不是浓黑一片，微微泛着青白色。我笑起来：“你看天空，你们的世界，总是更加广阔一些，是真的，我总是这样感觉。”

冷风拂过他额前的短发，也撩起了我的长发，发梢忽然觉得有些撕扯的疼痛，我扭头一看，原来薛问枢的手，悄悄地捏住了我的一缕头发。

他看着我，深黑的眸子平静如水：“你前男朋友也抽烟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是啊，他当学生时候就是老烟枪，工作后当外科医生压力大，烟瘾很重。我这个人一般来说受不了烟味，但是没办法。”

他似乎有了点兴趣：“怎么分手的？”

“他嫌我小，大概不能给那些不着边际的未来，或者说，我们相差太多。”我微笑着看着他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种莫名的情绪，我还来不及去细想，他低声说道：“你最近有空吗？”

我没敢说话，专注地看着他深邃的眼睛，双眼皮很深很修长，那张俊俏的脸缓缓地靠近我。我眯起眼睛看着他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半晌没说话，好像是在酝酿说辞。

而我却轻轻地拂开他的手，错开他的脸，心底却是了然，再仔细看看这张脸，也释然了，这样的脸和身材，这样的性格和前途，就是不主动招惹依然会有女孩子争先恐后地倒贴。

倒是他先按捺不住，也算是我的成功，即使只是因为我长得漂亮，跟他聊天话又投机。

只是我那时候太过自信，太过武断，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误会了他很久。

于是我笑起来：“有空，可以请我吃饭。”



没等他回答，我推开门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我的脸已经冻僵到麻木了，而我的心，连被潮湿的水汽温暖的机会都没有。

老丁他们在抽烟，喝酒，大口吃肉，而我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

还有站在冷风中的薛问枢，他的烟，他的眼睛，让我停止不了去想他，还有他那个不知名的女朋友。

我有点鄙视他，因此更想溺死他。

这两天我一直拿出薛问枢这三个字在唇齿之间把玩，念了几遍我都好奇，这三个完全不搭的字，配到一起倒是绝妙地好听。

那天晚上，吃完火锅大家就散了，散了之前隔壁包间的人也走了大半，问了人才知道那些人去网吧通宵玩DOTA，我没看到薛问枢，想来他也是魔兽党。

不知怎么的有些淡淡的失落。

郑奕老丁也喊我去网吧玩游戏，被我拒绝了，我有些抗拒见到薛问枢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八百年没见过男人一般，热切而神经质。

他微微仰起头的姿态，真是赏心悦目，那双大眼睛就像黑夜中的深海，冷静、深邃。还有那个令人艳羡的智商。

回到家里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在校内的搜索栏上打上他的名字，过了一会儿果然出现了他的页面，空荡荡的什么信息都没有，页面上只有一张照片，一只螃蟹被打上了红叉叉。

哈，不河蟹。

再看看他的好友，倒是不少我都认识，女生也不少，但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，我看着每个女孩子的照片，我想发掘点他女朋友的蛛丝马迹。

可是怎么也找不到。

于是我把页面关了，觉得那只螃蟹实在可爱，于是心想，薛问枢你真是个体有趣而闷骚的家伙。

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跟一群腐败的哥们儿出去吃饭，满桌子美食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忽然有人喊道：“施蒞，薛问枢找你。”